

动力 助力 潜力

——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艺术品市场综述

本报记者 徐红梅



“乱世黄金，盛世典藏。”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国艺术品市场获得全面复苏，走向繁荣兴盛。特别是近十几年来，画廊业、拍卖业、艺术博览会三位一体的市场经营主体结构初步建立，中国艺术品市场，几乎是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从毫无经验可循到初步走向规范，在国际艺术品市场逐渐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改革开放：市场繁荣之动力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艺术品市场在经历了上世纪 50 年代的公私合营以及“文革”之后，进入了极度萎缩的冷寂时期。古玩店铺一度全部消失。许多年里，中国只有书画与文房用品一起经营的荣宝斋、朵云轩等为数不多的国营书画店铺，只有负责征集文物和文物外销的国营文物商店。文物和艺术品进入定点买卖时期。自古沿袭下来的收藏习尚以微弱的气息存于民间。

改革开放赋予中国艺术品市场新的生机与活力。

80 年代，国内旅游业发展迅速，在全国大中型城市，尤其是沿海开放和旅游城市，出现了经营商品画和装饰画的中小型画廊。外国游客的青睐，使中国书画成为了重要的创汇商品。对外文化艺术交流的日渐频繁以及工艺美术品、名家字画仿制品的出口，更促成了艺术品外销市场的繁荣。

90 年代是中国艺术品市场全面复苏的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和建立，使中国艺术品市场真正迎来了春天。1991 年，澳大利亚人布朗·华莱士开设了北京第一家现代意义的画廊——“红门画廊”；1992 年 10 月 3 日，深圳市动产拍卖行在深圳博物馆举办了“首届当代中国名家字画精品拍卖会”，首届中国艺术品拍卖的第一槌；1992 年 10 月 11 日，北京市文物局批准、国家文物

中国文化三十年

以意运法 写心为尚

——陈良敏的绘画艺术

薛永年

反思百年中国画，论者每分两派。一曰融合派，二曰传统派。然而，自古至今，传统亦有二，除文人画传统外，尚有民间艺术传统。往者白石老人，出身大匠，起步民间，后发奋读书，守质增华，抱朴修文，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遂成一代宗师。白石往矣，欲求起步民间，刻苦自学，发扬民间传统而有成者，陈良敏即其一也。

始识陈君，约在 10 年前。余接陈君画集暨来信，虚心求正。披览简介，知其仙游人氏，自幼酷爱美术，少入本省工艺美校，而命运坎坷，父病家贫，辍学返里，钻研木雕，赖以谋生。而刻苦自学，精进不懈，心追乡贤李耕，妙悟白石独创，广求历代画范，足迹名山大川，十载木雕，八年画壁，百折不回，艺乃大进。而立以来，更倾情中国画，山水、花木无论，尤工佛道题材历史人物，长卷短幅，笃力传神，寄托新意，故有声艺林。实自学成才之翘楚，胸怀远志之匠门后劲也。

观陈君之艺，生动别致，木雕融



▲水天一色一钓竿（中国画）陈良敏

寿，歌舞天庭，莫不古意今情，雅俗共赏。

近年，良敏行年已逾天命，读书行路，渐及方外，时遇名僧大德，多游丛林宝刹，乃悟佛学真谛，不在迷信，而在慈悲；不在天上，而在人间。菩萨、罗汉，虽呈种种相，各具无边法力，而其大慈大悲无异。追忆桑梓仁厚、老父慈惠，家贫如洗，尤收养孤儿，视若己出。身经伯乐提携，盛世甘霖，何异法雨。民谚“善人即菩萨”，良敏有以也，乃发愿绘《五百罗汉图》巨作，寓意慈悲济世，智慧吉祥。以生宣纸作工笔，兼以小写，合佛教三大流派于一，造型笔墨出入丁云鹏、吴彬、上官周，尤得法于民间壁画之趣味与生机，于构图之开合、布置之疏密、罗汉之形神、配景之繁简，极尽良工苦心，故境界清明朗彻，造像欢喜慈悲，用笔刚中带柔，设色不仅中而兼西，且饶泥土气息，虽未尽善尽美，实亦自学成才起步民间之大手笔也。

数月前，陈君画集面世，复得其巨卷《五百罗汉图》印本，感其发愿之诚，艺事精进，遂告之曰：“治艺事亦如修行，历千百劫方成菩萨，白石垂范在前，勉之励之，他日当成正果，余将引领以待也。”

▲李白诗意图 中国画 陈良敏

▲《千秋图卷·中国画·宋代张先绘一九九五年故宫博物院在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会上以一千九百八十万元人民币购藏，这个当时的天价，现在看来是物超所值。

的宣传教育得到了扩展与延伸。

艺术品市场还为国家博物馆提供了发现、收藏藏品的机会，促进了民办博物馆、艺术收藏机构的发展。特别是拍卖业世界范围内文物货源的征集方式，促进了海外文物的回流。

我国有博物馆文物藏品的来源，以前主要依靠国家调拨、民众捐献、考古发掘。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来源突显不畅。中国艺术品市场为博物馆开辟了一条新的渠道。在市场中，故宫博物院曾于 1995 年购得《十咏图》，2003 年购得《出师颂》，国家文物局曾于 2002 年购得《研山铭》，上海博物馆曾于 1997 年购得海外回流的“翁氏藏书”等。十几年来，拍卖市场上的回流文物多达 8 万余件，其中包括敦煌莫高窟丢失的文物等许多珍品。

历史上每个时期的收藏热潮都曾推动了相应艺术创作的发展，当代艺术品市场的繁荣也不例外。市场给艺术家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收益，对于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从 70 年代末的几元一平方尺到现今的几万甚至十几万一平方尺，30 年来中国画的画价一路攀升，扶云直上；从一张画案到几十平方米的画室，甚至是开放后即能成为画廊的独立工作室，30 年来中国美术家的生活和创作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名利双收的美术家不胜枚举，再也难以想象改革开放之前许多画家卖画以救急甚至于以画换纸的生存状况。

外部环境方面，现代意义的画廊，作为一级艺术市场的主体，根据自身的定位

曾志佳士得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在香港佳士得二〇〇八年春季拍卖会上以六千七百零四万元人民币成交。对此天价，人们议论至今。



▲《面具系列 1996 No.6》，油画，曾志佳士得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在香港佳士得二〇〇八年春季拍卖会上以六千七百零四万元人民币成交。

美术

说“中国当代艺术”进入调整期是轻松的，因为有陡降的市场行情为依据。但是，说到如何调整，又有些沉重，不能不从有关的方面，如理论、市场和艺术家主体诸方面探求。

所谓“中国当代艺术”不是中国的当代的艺术，而是一种特指，这就是理论家所总结的“玩世写实主义”。一般而言，这类作品有两个特质，一是形式上的变形与夸张，而其内在是写实的，或者说，艺术家以玩世不恭的方式进行对现实的批判性描述。我认为，这个艺术流派印证并展示了当代文化思潮中的重要一翼，也可以说它是当代造型艺术中最有活力、最有内涵、最值得研究的一部分。但是，它恰巧缺乏研究。

近几年，中国美术理论界出了一批艺术策展人，他们中的多数是从策划中国当代艺术展览起步的，但是，策展之后，他们却有如熊瞎子掰棒子，掰一棒扔一棒，撇下一批艺术家，寻找另外一批艺术家。所以，新人辈出是中国当代艺术充满活力的所在，其副作用则是那些中国当代艺术现象没有得到理论的聚焦，没有得到应有的批评。个案研究与阶段性总结的缺乏使中国当代艺术的学术定位有了一个开头，却只是有了一个开头。自然，这不利于中国当代艺术的长足发展。前些年，外国艺术资本在全世界寻求新的热点时，发现了中国当代艺术，于是与港台艺术资本联手，力推中国当代艺术。当然，市场不是学术，不可能阳光普照，所以，就有了所谓“中国当代艺术的 F4”以及这两年不断突破的拍卖天价。当这种让人咋舌的行情如过山车般陡升陡降时，人们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或幸灾乐祸，或指责有加。实际上，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当初为人诟病、现在为人嘲笑，中



在中国新时期山水画创作中，青年画家谢永增作为“文革”后入学的 77 级学生，与改革开放同行，其勤奋执著取得的不俗成绩和独特的画风，一直受到画坛和社会的关注。

谢永增的山水画创作经历过两个不同的时期，各有特点和优势。谢永增生活于民风纯朴的燕赵大地。这个时期，谢永增的作品以夸张变形的手法记录着农村生活和丰收喜悦的风土人情，具有浓郁的地方乡土特色和深厚饱满的生活气息。这些作品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上不仅与传统山水画拉开了距离，也与当代同道有所不同。那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活的生命意象，以及对色彩构成与装饰手法的运用，使得他的山水画摆脱了传统模式，以工笔技法和稚趣、朴拙的气氛营造出新的生活感觉。最主要的是他接受了现代没骨画的一些技法和理念。因此，他的山水中有现代式的图式和构成，有人物为主线所展现出的生活，有工笔画的细腻体现，有工艺的装饰感，有西方绘画的透视、夸张、变形和光的运用，还有民间艺术和色彩的借鉴，出自传统，又表现出现代审美思维。

进入北京画院后，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宽广的空间，使谢永增眼界更为开阔，境界提升。他的作品画风大变，从细致的工笔山水，转为大写意山水，也更注重学术性和笔墨的精神体现。

画家的写意山水具有扑面而来的感觉和灵气。他没有遵循传统的勾勒之法，突出了意境和自己对山水、树木和笔墨的理解。黑与白的交织，营造出多维的空间，透视有法，层次有章，空间有量，放能放得开，收能收得住，粗犷与细致相得益彰，既有较好的写意整体效果，又有细致入微的局部表现，把大自然和生活中美的瞬间和感受，转化为他所理解的具有中国画写意精神的艺术，从而形成了个性化艺术语言。

画家对于山水画在认识和理解上的转化，是自己一步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勤奋索“悟”的结果。在对前人的艺术创造感悟后，谢永增以率意的点染表现动感和韵致，渍墨积点，浓淡相破，宿墨淡色的渗融形成凝重苍润、厚拙透亮的肌理语言，陈淳巧用，雅得新境。

他的创作意图明确，注重画面的视觉主体、笔墨及构成，作品中力求构图饱满，很少留白，留白处或为云水，或为“光”感之作用。笔墨上，他主要讲求浓重密集从而有变化多姿之效果，用笔上则追求骨力雄劲，朴素率真。他努力使点线交织错落，层层叠起，茂林清泉相互映衬，画面丰富而不累赘，景观阔大而幽深，前景和中景的树木表现出层次和空间的深度。透过这些充满生机活力的作品，人们可以看到他对艺术精神的理解、观察创作方法的把握、升华艺术的能力以及精妙的笔墨技法和造型能力。

谢永增注重生活的洗礼，更注重与传统文化的神会，作品充满着景、情、境的和谐，展示出当代山水的审美理想。他的作品无论是秋夜小溪，还是初冬瑞雪，都是那样富有诗意，通透着文人的浪漫和散淡。吕梁秋深、银山塔林、故垒雄姿……春的嫩青、夏的浓绿、秋的金黄、冬的洁白，在他的艺术世界里是那样的令人陶醉。他是在用自己的感情找寻，发现生活中的真与美。（上图为谢永增的中国画作品《徽州古韵》）

▼金秋（中国画）

谢永增



国美术理论界也是难逃千系的，特别是那些艺术策展人。他们没有把艺术展览的策划当作是与艺术家的互动，而仅仅是其自我学术体系的展现，或者是对于展览资助者的回报。

听说，行情好了之后，订单不少，当红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大都有了助手。助手画了多少，自己画了多少，虽然只有天知道，但作品中的思想深刻与否、情感真切与否、情绪通畅与否、语言由衷与否外人是无法感觉到、把握得到的。常言道，“愤怒可以伤人”。这“愤怒”可以是关于历史的反省，也可以是关于社会的观察；可以是真理的揭示，也可以是遐思的展现；可以是积怨的宣泄，也可以

些可笑。可怕的是，他们的作品依旧精心描绘的，甚至比从前的作品精致了不少。这种俗话说的“牛屎外面光”一类的作品对于艺术家与观者来说都是极其有害的。美术史的常识告诉我们，粗制滥造的作品是垃圾，会轻易地为人所弃，而精致之作则是毒物，在明眼人处有如鸡肋，尚且弃之可惜，在门外汉处就可能是宝贝，所有者会秘不示人，或者津津乐道。如此，一个艺术家应当追求的给人美感或启示不仅是一句空话，而且是背道而驰！

当然，既然是市场，就不仅仅是艺术家的事，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艺术家的事。当中国当代艺术屡创天价时，有记者采访当事艺术家，得到的答复几乎是惊人的一致：“这件作品当初我是以很低的价格卖的，你应该去问现在出卖作品的人。”可是，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领域，只有个别人士大谈自己如何以低价论堆收购的情况，而几乎无人在“天价”收藏后谈感想。如果“天价”成交真的是境外机构的市场谋略，倒真是值得庆幸的事。否则，中国收藏界人士在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运行方面的设想与方法更需要调整。不过，说到底，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行情当初的一鹤冲天、近来的风声鹤唳还是得归因于其学术性与生命力，还是得指望艺术家努力。

要葆有生命力，要获取学术性，艺术家就是要读书、要思考、要忠诚。这是老生常谈，可又不能不谈，谁让曾经生机勃勃的中国当代艺术风光不久日便落入了寡白呢？！

剑 武

是时弊的针砭；可以是人生的失意，也可以是世道的凄凉……但是，如果是要“出诗人”，即产生优秀的艺术品，就有三个条件，也即微言、大义、真诚，缺一不可。近几年的中国当代艺术，特别是那几位当红“F”的作品，精致自不待言，大义则了无痕迹了，或者说他们曾经具有的大义——对于极“左”思潮的讽刺已经毫无新鲜感了，而真诚二字的缺失则是他们急转直下、也可能沉疴难起的所在。请来的助手肯定是听话的，他可以再现你的符号、模仿你的风格，甚至可以追随你的思路，但是他不能转达你的情感，或者说主创者与助手间的情感没有通道。古今许多艺术家大都说，创作就是投入战斗，而且是肉搏血刃。一个艺术家想象自己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大将军似的，似乎有

悟山水真情

谢永增的山水画
彭利铭

